

中青年红学论丛

红学研究论辩

段江丽 著



此因毫不干涉時方
 色由色生情傳情
 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
 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
 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作
 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
 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為最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青年红学论丛

红学研究论辩

段江丽 著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段江丽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学研究论辩 / 段江丽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205-09417-1

I. ①红… II. ①段… III. ①红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7026号

红学研究论辩

段江丽 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24/010-88019650

传 真: 010-88019377

E - mail: fushichuanmei@mail.lnpgc.com.cn

印 刷 者: 北京金康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5mm × 230mm

字 数: 298千字

印 张: 22.25

出版时间: 201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凌之 顾冰峰

版式设计: 贺天

封面设计: 谭惠文 刘伟

责任印制: 高春雨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88019750

ISBN 978-7-205-09417-1

定价: 75.00 元

“中青年红学论丛”编委会

- 曹立波 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 教授
- 陈维昭 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
- 蔡文祥 辽宁人民出版社 编审
- 段江丽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教授
- 苗怀明 南京大学文学院 教授
- 潘建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 唐 均 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 俞晓红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 张 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编审

总 序

向曹雪芹与《红楼梦》致敬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拥有历代无数的读者，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童庆炳先生在《经典的解构与重建——〈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一文中曾称其为“经典的‘长青树’”，很是形象。

在“浅阅读”“快阅读”“碎片化阅读”时代，普通读者已经很难静下心来深入阅读名著。但是，我们相信，经典的光芒就像太阳一样，是不会被浮云遮蔽的。就《红楼梦》而言，近年来受热爱和受重视的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2015年，在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加入了“《红楼梦》专项调查”的内容，以问卷及样本采集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民阅读《红楼梦》及相关作品的情况做了调查，在红学史上首次提供了《红楼梦》传播与接受的较为直观的数据材料。结果显示：近三成的国民阅读过一遍或以上《红楼梦》原著，超过半数的读者对《红楼梦》中的爱情故事印象深刻，近七成的国民读过《红楼梦》相关作品。《红楼梦》在当代国民中的影响及受热爱的程度于此

可见一斑。

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长期科研项目中有“红楼梦研究年度发展报告”一项，大致分年度《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学术期刊类述评、报纸网络与新媒体传播述评等几个子项，研究报告刊于每年的《红楼梦学刊》第1辑。据统计，在2017年，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共出版各类《红楼梦》论著80余种；各类期刊、报纸发表的和学位论文中的红学文章总量达到1000余篇；各类红学活动精彩纷呈，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微博、朋友圈等各类自媒体上论曹品红文字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无论是传统纸质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红楼梦》都是文学名著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如果只从论文及论著数量考虑的话，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个字。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学正处于空前繁荣的时期。冯其庸、胡文彬、胡德平、张庆善等先生以专家学者和学会领导的双重身份一再呼吁、提倡的红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然成为现实。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阅读、阐释与传播本身就是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可以说，“红学热”既是《红楼梦》经典魅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确定的重要推力。鲁迅论及《儒林外史》时，曾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而要“懂”的前提是要读、要了解、要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以及红楼文化的爱好者与传播者都为《红楼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都值得尊重！

但另一方面，在“红学”空前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乱

象”，许多主观臆测、逻辑不通的观点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新论”，据说已经超过百种；对《红楼梦》所隐“真事”的玄想，也是越出越奇；甚至一些著名的“谈红论曹”人士也在推波助澜。一些出于个人喜好或一时兴致而提出的缺乏逻辑论证和学术理路的新奇观点，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无大碍，但某些观点借助“讲坛”、论文或者专著等形式广为流传，由此造成广大读者对《红楼梦》的误解或不解，这是不利于经典名著的传播和深入解读的。至于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是本身对规范研究不甚了解，或是有意将错就错，借一些缺乏起码说服力的“学说”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台，初衷或许是好的，于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样，红学大繁荣的局面之下其实潜藏着严重的研究、解读失范的危机。

我国政府近年来在“两会”报告中分别提出“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社会”的理念。这些理念的提出为文化复兴和价值体系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于正在努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代中国来说，读书并且读好书，读经典并且读懂经典，是一个包含着丰富人文诉求的时代课题。而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更好地阅读经典并进一步研究经典，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有责任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鉴于目前红学领域乱象丛生的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以弘扬传统文化与学术精神为己任，决定邀请一批年富力强、在红学界有一定建树和影响的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从学术质量上把关，编辑、出版“中青年红学论丛”，希望持续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在大浪

淘沙的历史长河中,为这个时代的红学研究贡献优秀的研究成果。关于本丛书的宗旨,特做如下三点说明:

第一,本丛书作者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如果采取历史阶段与时代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潮乃至政治思潮相结合的角度,红学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754—1901年,这一时期的红学主要是历史本事的提示或考证《红楼梦》文本的鉴赏。第二个阶段是1902—1949年,这是现代红学的开端,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真正开启了现代红学之先声。第三阶段是1949—197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大陆确立了主导地位时期,现实主义文艺观念与社会政治批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红楼梦》批评与研究最高标准。第四阶段是自1978年至今,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从红学史来看,也重新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多元化时代。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学术研究何尝不是如此?以红学研究第四阶段的主要参与者而言,代际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梅节、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刘世德、张俊、张书才、段启明、张锦池、陈熙中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是从第三阶段走过来的人,同时又是第四阶段的开创者。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大都已经以选集、文集或者丛书的形式出版,有的甚至已经是多次再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经成了推动《红楼梦》再经典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红楼梦》经典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辈学者开疆拓土，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的新一代学人，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与前辈迥然有别，学术成果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这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尚处于自发的、松散的状态，尤其 60 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他们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成为红学研究薪火相传的重要一环。这批学人多年来的红学论文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难见全豹；著作也尚无团队化、规模化的“丛书”形式出现。鉴于此，本丛书将作者对象定为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希望化零为整，给这一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出版平台，展现与前辈学者不一样的“代际”红学的特点！

第二，本丛书推崇多元化的选题方向。如果从红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蔡元培代表了索隐派、王国维开创了文学批评派、胡适开创了考证派，他们都对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蔡元培代表的索隐派以及胡适开创的考证派被余英时先生称为红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典范”；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更是开以西方哲学与美学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先河，在小说研究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接着，周汝昌先生 1953 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将考证派红学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1949—1978 年，海外红学研究有索隐派复活的倾向，中国大陆红学研究则如前所述，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占绝对的主导地位。1978 年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中国红学研究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道，进入

了多元研究的全新时代。红学史第三阶段的学者们是这一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代表作其实都写于80年代以后。

本丛书所关注的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正是在前辈们所开创的广阔道路上蹒跚学步然后再渐渐稳步前行，他们中的很多人更是与前辈学者有直接的师承关系。由于时代因素，中青年学者在传统国学功底方面，很难望老一辈学者之项背。但是，换一个角度，中青年一代自然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在继承前辈学人在索隐、文学批评和考证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西方前沿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合理因子加以重新检视、激活；再加上日新月异的资料检索手段，这些学者有条件事半功倍地掌握材料，并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说”。可以说，几代学人不断累积的研究成果、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层出不穷的理论方法，以及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风尚等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出强大的推力，使红学研究得到全方位的开拓与推进，从而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多元化格局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本丛书立足于当下所呈现的百家争鸣、丰富多彩的红学现状，推崇多元化选题方向，不拘一格，鼓励形式多样的优秀著作出版。

第三，本丛书坚持规范的学术标准。我们旨在“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所以本丛书对收入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标准。为了避免有失严谨、缺乏规范、违背科学精神的著作出现在本丛书中，编委会制订了如下标准：（1）不以作者的学历、身份、工作单位及研

究角度为限，只注重作品本身的水平如何；（2）选题要有一定的新意和学术价值，无论是新材料的运用，还是对现有材料进行重新的解读，都要提出具有一定原创性的独到见解和相对正确的总结评价；（3）作品要能体现作者在红学领域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对相关课题的先行研究和前沿状况要有相对全面的了解；（4）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论据要可靠充分，说理要逻辑严密，并且做到概念清晰、语言准确、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总之，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我们的最高标准。

作为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艺术和思想方面均具有无与伦比的、广阔的意义空间，值得反复研读和深入挖掘。我们愿以读书人的兴趣与学者的责任心，为“曹雪芹与《红楼梦》”在当代的经典化进程尽一份绵薄之力，向经典致敬！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该丛书在策划、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北京曹雪芹学会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中青年红学论丛”编委会

序

近二十年，红学研究在经历了时代风雨洗礼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一大批励心学问的青年学人以新的学术视角、新的研究方法著书立说，打破沉闷守旧的现状，开拓出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红学天地。在这支充满朝气又能埋头精研学问的队伍中，有一位从湘江水畔走进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的段江丽教授！正是这位“湘妹子”用了二十年时光写了厚厚的三大本红学著作——“红学三书”！

前月，当段教授携即将问世的书稿前来舍下“求教”并嘱为“红学三书”中的第二本《红学研究论辩》写序，我既感惭愧，亦生感慨——后生可畏也！

段教授告辞后，我仔细地翻阅她送来的书稿及“红学三书”的说明之后，决定接受段教授的嘱托，写下这篇小序：

一是借此表达我对段教授辛勤治学精神的钦佩之意！

二是借“序”说几句我对当代红学的期待心情。

其一，《红楼梦》是一部千古不磨的经典之作，“宜登四库，增富百城”。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作为华夏儿女自应代代爱惜、传承曹雪芹用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为民族争气，为

时代争光!

其二，红学既为学术，自应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个人争名”！历史千百次告诫我们：“一时之争在于力，千古之争在于理！”理不在，名何以存焉！

其三，《红楼梦》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时移世迁。尤其是这部巨著文备众体，森罗万象，且因历史文献的缺失，给今日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特别是近百年来，红学研究中论辩迭起，乃至“几挥老拳”。延至今日，“烽烟四起”……但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埋头书斋、沉心钻研文本呢？拙见：《红楼》不厌百回读，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坚信，大道无术，治学在诚！

最后，我想说，段教授的“红学三书”的结集出版给我们治学者很多启示。立志学术研究，贵在既有开拓山林、独辟新径的勇气，又有伐木成材的眼光，方能修成正果。《红学研究论辩》全书收入有关作者、版本、内容与主题、比较与翻译、红学史以及当代红学家的访谈与著述的评论，足见作者治学视野之开阔性，搜集史料之丰富，评论之语的准确……读之，深有一部当代红学史之感慨！愿读者在段教授的引领下走进当代红学大厦，一睹当代红学研究的流光异彩！

愿与段教授与读者诸公共勉！

前贤有云：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信焉。

胡文彬

戊戌岁桂秋，于古月山房

自序

基于论辩的学术研究才能不断进步

“红学研究论辩”这个题目来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的启发。受陈熙中先生邀请，我曾参与该书系“文学卷”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辩》的撰写，负责“《醒世姻缘传》研究论辩”“《红楼梦》研究论辩”两章。

张岱年先生在《谈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一文中说：“提出自己学习研究的心得，必须充分了解当前学术界在某一方面的已有成就。每一时期，学术界总有许多争论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时代的要求。对于学术界争论的问题，要有一定的认识；对于争论各方的意见，要有一定的了解。”费振刚、韩兆琦两位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文学卷”主编前言中说：“回顾 20 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过程，清理一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与论争，认真总结其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陈熙中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辩·绪论》中说：“世上一切学术的发展进步都是通过不断的争论获得的。”类似的说法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基于论辩的学术研究才能不断进步。

《红楼梦》问世 200 多年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初“红学”成为三大“显学”之一以来，研究者之众、成果之夥，都已经是天文数字，所涉及的问题之广泛、意见之多歧早已超出任何个人知识面和想象力的极限。而且，正如胡文彬先生所指出的：“曹雪芹特殊的家世经历、《红楼梦》产生的复杂的时代背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创作方法、‘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不同版本、耐人寻味的脂评、神龙无尾的结局以及续补的后四十回、众多的续书仿作、译本、诗词、戏曲唱本等等，诸多问题都非常复杂，需要深入而科学的探索、广泛的讨论，才有可能得到深化和推进。”（段江丽《大道无术 治学要诚——胡文彬研究员访谈录》，《文艺研究》2018 年第 7 期）因此，与其他许多研究专题相比，红学史上的“论辩”更是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就某一话题说出一点新意，必须得对红学史、红学论辩史有一定的了解，如果不读别人的文章、不了解别人的观点，自顾自地写，甚至希望自我作古，写出来的文章很可能只是个人的心得体会，很难具有学术研究的基本品格。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我像所有对学术怀有敬畏之感和虔诚之心的学者一样，从接触红学的第一天开始，就高度关注既有的红学研究成果。

我的“关注”，除了理论上的认知之外，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红学史上一些基本的，尤其是争议大的话题，尽量去了解各方面的不同说法，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辨析不同观点的是非得失，以作为自己“接着说”或者“对着说”的基础和前提；二是对红学史上某种现象或者某些大家做尽可能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以期通过一个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个案，了解红学发展的一些关键节点。前者主要关注某些具体话题中论辩各方的观点；后者则主要关注“个案”所代表的研究深度和高度，关注某些现象、某些专家在红学史上所起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红学研究论辩》收录了我多年来在红学史尤其是红学论辩史方面的文章，内容大致分为3部分：

第1—4章为第一部分，也是本书稿的主体部分。其中，前3章是关于作者、关于版本、关于内容与主题等问题的论争，这一部分内容曾见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辩·〈红楼梦〉研究论辩》，第4章是“关于比较与翻译”方面相关研究的梳理，偏重于1949年以前。此次出版，部分内容做了修订，增加了一些近年以来的新信息，可视为旧作的修订版。

第5章为第二部分，内容集中于“红学史反思”。其中，第一节“错位的批评——1954年‘红学运动的学术价值反思’”是从学理层面对1954年红学批判这一现象的反思；第二节“红学史之我见”是在几次关于红学史专题讨论上的发言，代表了我对红学史、红学论争史的一些基本看法。

第6章为第三部分，内容主要是对当代具有重要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红学家的个案研究。其中，《点滴成波涛 浩荡若巨川——冯其庸先生红学研究综论》是对冯老一生主要红学成就的梳理，并试图做出力所能及的价值评析；《辨伪求真 守望学术——梅节先生红学访谈录》《大道无术 治学要诚——胡文彬研究员访谈录》是分别对梅节、胡文彬两位先生所做的学案式访谈录，均是在通读访谈对象全部著述、又当面深度请益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力图全面介绍两位先生的红学研究经历、

红学研究领域、红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一些争议很大的问题上的观点。当代红学家综论及访谈录这一课题笔者还在持续进行中。此外，还有两篇书评，分别是胡文彬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和孙玉明先生《红学：1954》的读后感，记录了我拜读两位先生颇具影响的大作之后的感想和收获。其实，一路走来，拜读了太多前辈时俊在红学领域的优秀著述，吸取了太多学术的营养，可是，一则生性懒惰，再则学识浅陋，很少将读书心得形诸笔墨，实在是惭愧而又遗憾。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上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辩·〈红楼梦〉研究论辩》的内容之外，本书稿所收录的其他文章曾在《文艺研究》《红楼梦学刊》《曹雪芹研究》《博览群书》等杂志刊发。而且，有少数几篇论文是笔者与朋友或者学生合作而成，此次结集出版获得了合作者的许可，文章末尾均注明了包括合作署名等信息在内的原发刊物信息。此次整理过程中重新核对了全部引文，并修改了个别语句、补充了个别重要信息。因为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刊于不同杂志，为了保证原始信息的准确性，虽然注释格式上做了统一处理，但是引证文献仍保留原样，因而会出现同一引证文献在不同章节中使用不同版本的问题，还请读者诸君鉴谅。在此，对相关出版社、杂志编辑部的编辑老师以及几次红学史会议发起人和主办方表示由衷感谢！

拙著“红学三书”之《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红学研究论辩》《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能够忝列由辽宁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青年红学论丛”第一批图书之中，深感荣幸！

这3部小书稿，是我从事红学研究20余年的阶段性小结，它们见证了我从青年到中年的许多美好岁月！愿以此积累